

論書標之辨識功能

謝寶媛（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系講師）

摘要

書標是書的身份證，是讀者據以找書的線索，因此，圖書館的每一本書在書背距離書腳三公分處均需黏貼書標，然因書標的高度約三公分，可能遮住了讀者據以找書的資訊，如版次、冊次、索引起迄編號等，反而影響讀者查尋圖書。圖書館宜從加值處理（value-added process）的角度來看待書標的辨識功能，在繕製書標時將有助於讀者查尋圖書之線索，加註在書標上，以協助讀者快速地找到所需圖書。

在這個以客為尊的時代，空中小姐要「以服侍公婆的心，讓服務更溫馨」，我們也可以多體貼讀者一點。小地方大關鍵，就讓我們從小地方做起吧！

書標，可以說是書的身份證。所以圖書館裏的每一本書都要在同一個地方貼上一式的書標，以資識別。根據規定書標應該「貼在書背距離書腳三公分處，索書號的首位應於書背左邊；若書背窄於二公分者，將書標直立而貼，分類號盡量露於書背；線裝書或書背過於窄小，可將書標貼於封面近書背右下角或左下角，距書腳三公分處」（註1）。圖書館用品公司且提供尺規，方便我們將書標貼得更整齊，所以在圖書館的書庫中，一眼望去，所有書標整齊劃一，甚為壯觀。

書標高度大約是三公分，所以讓我們來看一下書標可能遮住了那些讀者據以找書的資訊，也就是說有那些資訊可以幫助讀者決定這本書是不是讀者要找的。一般而言，書背距離書腳六公分的地方，出版社通常用來記載下列資訊：出版社名稱（有時尚有ISBN，如 Prentice-Hall之出版品）、出版社之庫存編號、作者姓名、叢書名稱及叢書號（註2）、版次、冊次、索引、起迄字母、書名等。

出版社之庫存編號對讀者沒有意義，所以讀者很少以出版社的庫存編號來找書。至於出版社對讀者是一項重要的辨識資訊，也是最可能被書標遮住的資訊。不過讀者不見得真的用出版社的名稱來辨識要找的書，因為會以出版社來找書的讀者通常對該出版社之書籍非常熟悉，所以伴隨出版社名稱浮現在讀者腦海中的，可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出

出版社標章 (Mark)，例如牛頓出版社的標章中有一顆蘋果、McGraw-Hill的標章是一本書舉起一個地球；或者是書的版式、顏色等圖像資訊，例如遠流所出版的書採用高貴的黑色，SAS公司所出的手冊採用純潔的白色，Prentice-Hall喜用紅、藍之素色。實際上，讀者比較常用這些圖像資訊來找書，反而較少用出版社名稱之類的文字資訊來找書，所以我們要關心的是書標會不會把這些圖像資訊給遮住了。好在標章通常位在書背的最上方或是最下方，被書標遮住的機會不大；至於版式與顏色則不至於受三公分的白色書標所影響。

作者姓名，是非常重要的檢索點，所以我們將它納入索書號的構建中；圖書館在分類時就是以著者號來區別同類的書。基本上，我們已經很體貼地為讀者將同一作者之同一主題的著作聚集在一起了。但是讀者到書架上找書時，還是會以作者的名字來辨識，尤其喜歡以瀏覽書架 (browsing) 的方式來找書的讀者。即使讀者已經知道那本書的索書號，讀者找書的時候也不見得是按著索書號，一本一本地找，而是到該書架區後，再以書名、作者等辨識資訊來找書。例如讀者想要找Richard Saul Wurman所著的Information Anxiety，該書的分類號是P90 W964 1989，讀者到了P90的書架區之後，就開始以書名或Wurman來找，所以讀者常常會有意外收獲，所以有時沒有找到原本要找的書也不會太在意。大家有空時不妨觀察讀者查OPAC或卡片目錄時所抄錄的書目資訊，也許會赫然發現讀者竟然沒有把我們辛苦構建的索書號全部抄錄下來，當然就不可能按著索書號一本一本地找了。不幸的是作者姓名被書標遮住的機會還挺高的，中文書中例如天下文化、時報文化等出版社所出版的書籍，其著作姓名大多剛好被書標遮住；西文書亦然，例如Doubleday所出版的Information Anxiety這本書，作者的姓Wurman，就恰好在貼書標的範圍內。

叢書名稱及叢書號，如果該套叢書圖書館是採整套分類的方式處理，叢書號對讀者找書而言，就非常重要。因為叢書均經過版式設計，每一本之外型、顏色均一樣，少了集叢號就難以分辨了。至於叢書各冊各有主題時，圖書館多採單冊分編的方式處理，叢書號的功能就相形減弱了。所以當叢書整套分類，而集叢號會被書標遮住時，別忘了在書標上加註集叢號。

至於版次、冊次、和起迄字母，若被書標遮去後，會對讀者找書造成顯著的困擾，尤其是發生在參考工具書身上時，更是給讀者帶來極大的不便。參考工具書一般均具有大部頭的特性，既厚且重，尤其是百科全書和書目索引；大部頭另一層意義是參考工具書因卷秩浩繁，常分成若干冊出版。一般而言，參考工具書若是依學科或主題分類編排者，多以冊次做標識，標記在書背；若是以字順編排者，則西文以起迄字母做標識，中文以筆畫或注音符號做標識，同樣標記在書背上，以利讀者擇冊翻檢。試想，如果書標

剛好把冊次或起迄字母遮住了，讀者就得一本一本搬下來看，搬累了，難保歸架時不會有差錯發生。所以版次、冊次和起迄字母，這三項資訊最應該在書標上註明。版次和冊次是標準的索書號構成要素，只是我們是以年代來區別同一本書的不同版本；但是起迄字母則是我們經常忽略的一項資訊，就從現在開始給讀者多一點的關懷，在書標上加註起迄字母吧！

索引，是讀者缺之事倍功半，有之事半功倍的好工具。通常大套的參考工具書通常會將索引編輯成單冊，出版社在出書時也多半會在書背上標示「索引」的字樣，以利讀者查檢，可是我們卻不小心將它遮住了。另一種情況是出版社原來就沒有在書背上加註索引，但該冊確實是索引，例如*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這套百科全書是持續出版的，所以第34和35兩冊是1至33冊的索引，而第46和47兩冊是1至45冊的索引，如果讀者不知道有索引，就只好一本一本地翻，於心何忍。如果我們在這四冊的書標上註明「Index」，讀者即使沒有來讚美我們，也一定會感激在心頭的。還有一種索引因為份量不多，所以沒有單獨成冊，通常附在該套書的第一冊或最後一冊，如果是放在第一冊的前面，讀者很容易發現，如果是放在最後一冊的前面或後面，讀者可能就不知道有索引存在，所以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在書標上註明「附索引」或「冠索引」，就可以方便讀者查檢，說不定還可以減少參考服務的工作量。

最後一項可能出現在書背下方六公分的，竟然是書名，大家是否很驚訝，但是的確有這樣的書，中文書如「悲情城市」（註3），西文書之書名太長者亦不在少數。幸好，書標只有三公分高，尚不至於將書名完全遮住，所以不會防礙讀者找書。不過在此還是要呼籲出版社，在設計書背時，儘可能將重要的、文字性的資訊，如書名、作者、叢書名稱和叢書編號等，放在書背的上端，至少是距離書腳六公分以上的地方。

經過上面的分析可以歸納出在繕製書標時，應該仔細地標明：版次（以年代標示之）、冊次、集叢號、起迄字母、和「索引」（Index）等資訊，才可以幫助讀者很快地找到所需要的圖書。最近國內的圖書館大都已採用自動化系統，提供OPAC連線檢索，這種圖書館服務型態的改變，已經改變了讀者找書的習慣。在卡片目錄的時代，由於卡片目錄的檢索點較有限，一般而言，讀者的目錄使用率偏低，找書的方法常是直接到書架前瀏覽；到了OPAC的時代，讀者可以靈活地利用關鍵字、書名或作者的切截方式（truncate）檢索，讀者到書庫找書的習慣已經轉變成已知款目檢索（known-item search），拿著電腦印出的書目資料，按照索書號（call number）一本一本地找。也許提供流通服務的館員會很納悶，怎麼自動化以後，讀者經常來請館員幫忙找書，或以E-mail、線上留言等方式告訴館員，那本書既沒被借出去又不在架上。大家便開始檢討，是不是上架的人偷懶或是讀者習慣不好將書隨便亂塞，還是因為自動化以後，讀者的使用率突然

激增所造成的。沒錯，這些都是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或許是讀者找書的習慣改變了。試想讀者以前用瀏覽的方式找書，被借出去的書或不在正確架位的書，讀者根本不知道這本書的存在；即使讀者確定圖書館有這本書，也會自動假設要找的書既然不在書架上，那肯定是被借出了，過一陣子再來吧。但是在OPAC上，每一本書的狀況都顯示得清清楚楚，直可以用無所遁形來形容，所以讀者當然有充份的理由要求協助，也有充份的管道抱怨了。

因此，釜底抽薪的辦法是提供完整易辨的找書資訊，清楚的標示在書標上，並確認每本書之書標均正確無誤，如此一來當可提高讀者對館藏和流通服務的滿意度。

【附 註】

- 註1 國立中央圖書館文化中心圖書館工作手冊編輯小組編，文化中心圖書館工作手冊：分類與編目（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民國76年），頁62。
- 註2 叢書名稱及叢書號一般均印製在書背之上方，但亦不乏印在下方者，例：賴永祥編訂。中國圖書分類法。增訂七版。臺北市：編訂者，民國78年。
- 註3 吳念真，朱天文，悲情城市，初版（臺北市：三三書坊，1989年）。

新近出版品介紹

國語點字自學手冊



本書由本館推廣輔導組編印，為國內第一本《國語點字自學手冊》，內容包含各種點字使用規則、符號用法、點字點寫工具等敘述和範例；目的在使盲人和明眼人在文字溝通上搭起一座橋樑，讓關心視障者的人士，特別是任教於啓明學校的明眼老師、一般學校視障者服務性社團學生在協助視障生，或視障生的父母在給予其子女課業上或學習過程中的種種幫助及輔導能夠更無障礙而有效，以利盲人點字教育的推廣。